

張承志 示神的詩篇

八月叢書

江蘇文藝出版社



神示的詩篇

張承志

江蘇文藝出版社

(苏)新登字007号

神示的诗篇

作 者：张承志

责任编辑：叶兆言 张昌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70,000 199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236-1/I·226

定 价：3.6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黑山羊谣·····	1
海骚·····	58
错开的花·····	122
西省暗杀考·····	198
凝固火焰·····	275
张承志小传·····	289
张承志著作目录··	291

黑山羊谣

北方草原有一种奇怪的风俗，或者说办法：当男人们酗酒烂醉几近死亡时，女人们不理睬痛苦地哼叫呻吟的丈夫冲到漆黑的羊圈。她们扯来羊群中唯一的一头黑山羊，让醉如烂泥的男人拥抱住这羊，口对着口呼吸。这样过一会儿以后，那黑山羊渐渐醉晕，而男人勉强恢复。蒙语称之为“*Hara yama teberina*”（哈拉·雅马·特布勒那）。要记住：一定要用绝对的黑山羊，任何杂有白鼻梁白蹄白尾之类的黑羊均不可用。要用蒙古语乌珠穆沁方言所描述的真正的“黑”山羊。每当真正醉得濒于死灭之人在用黑山羊“特布勒那”之后，人醒羊醉。有时人被救活而那只黑山羊醉死。

这一风俗办法传入了草原义子——北京知识青年之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十名原牧区知识青年中有一人养有黑山羊。也就是说：每个当年的牧业生产大队中，都有几个真正的“醉人”。

—

看了那部电影以后，他被那个镜头段落深深吸引住了。他在自己的 *apartment*（公寓）里对准镜子。请拿出您的护照来。是，亲爱的秋田小姐。他猛地一拔枪，那左轮枪应当是大口径长枪筒的特制左轮。不不不，不。秋田美人不应当挨这么大口径的子弹。秋田美人是日本第一名物应当给最坚忍最英武最高贵的战士做情人。你走开，他用看不见的烤漆蓝亮镀镍豪华的左轮枪筒拨着，镜子里瞪着他逼视的眼睛。我的眼睛冷冷而英俊。你滚开他挥起象牙的白色枪柄吓唬了一下。那秋田县出身的美丽姑娘娇声惊厥仰面摔倒，他猛地向前逼了一步。现在跟我走，他厉声用电影里暴力团黑手党的口吻喝道，交出你那罪恶的钥匙。不交么，很好。我可决不会数到十；我喊一二三就开枪我瞄你这淫邪肥胖大腹便便的杂种的嫩脖子打。不不不，你用不着解释。我一颗子弹就揍断你这人血贩子的肥嫩脖子。一，二，——他冷冷笑了镜子中那笑容冷峻而漂亮充满底层出身的枪手的残酷美。你居然不信——三！他怒吼道。“砰！”他手臂酸麻额上沁出热汗他突然间心里

难受。

他又被罩进了这片空空如也。

他看了看表，是白昼下午三点钟。

他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使劲闭紧眼睛。那镜子挂得挺高，坐下就看不见啦。幸亏，他心里稍稍一想，否则隔一秒钟瞟一眼，隔一秒钟瞟一眼自己的眼睛尤其是眼神——自己看见自己洞悉自己的眼神真不好受。

他默默地在椅子上坐了一阵子以后，他伤感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听见了那表的嘀嘀嗒嗒声时知道要倒霉了：果然，那表走的嘀嗒声开始攫住了他，他怎么也无法甩开自己对那恶毒的嘀嗒声的注意了。他叹气——叹了一半他明白根本没有人类没有生物理睬这叹息他就放声“唉啊——”地长叹一声。接着他猛地扯开被子，拉严窗帘，铺好被窝，脱光衣服。他钻进被子闭上了眼睛并且按响了录音机，暗暗的室内开始独来独往地回荡起管弦乐队伴奏的冬不拉曲：*Sala Jaylaw*（秋草地）。

（我亲爱的读者和我战友般的编辑们，不要以为我要写一个无聊扯淡不负责任没有禁忌的伪小说。不，不是你们担心的那种货色，不是那种你们被迫“皇帝新衣”的现代派作品。我只是要写一个 *Sala Jaylaw*，那是东西两部分裂的哈萨克斯坦都感动都热爱的一个词组，一个原则一个禁忌，一个金黄得比金子更纯洁的草地牧场，一个关于生命的感知，一个醒悟生命秘密的痛楚体会。读吧，它和

你们预想和盼望的差不太多。)

那年的金黄草地卑鄙肮脏。唐说，我放了话了我说“要算账”，我们知识青年没那么好欺负。而你望了唐一眼你没有回答。你是第二天出发的。你骑上马以后你生怕伙伴们知道，你清晰如金属击碰般记得当时你的羞臊。你打着马出发了，去那个脑袋如同鸡蛋般的秃子家。

你再骂一句么。

骂呀，我微笑着等着你再骂一句我额吉。

亲爱的——不懂吗？那么我用蒙语：好儿子，你把昨天的话再重复说一遍。

你说呀。

嗯？

你可以跳着说。你可以指着我用你那根骂人的手指头指着我这双眼睛骂么。

快些，好弟弟，骂吧。

你他妈的快点骂呀你骂我是牧主家的知识青年呀你倒是骂呀你当着我骂我额吉是牧主的狗崽子呀你——

你骂她是狗崽子她父亲的尸体没人要她父亲的尸体扔到了我们家门口的山上呀。

我吗？我不怎么样。

我没有左轮手枪。我鞍子上连根马鞭也没有。你瞧我给你撕开袍襟——我里面是一扇光搓板。

我两手空空。

但是我今天要揍你，我亲爱的。

那以后我读了不少书。我读过一整本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在牧业生产方面怎样工作 噢？——致牧民们的一些建议》。那本书里印着二百公斤重的一只黑山羊。我们一伙内蒙牧区知识青年议论那张黑山羊的照片说，到底还是人家外蒙老牧狂；瞧这只山羊多大！真的，那只黑山羊体重二百公斤。我收藏了那本蒙文书；后来我的书多得没有地方放，我还是爱惜地留着这一本。那天，就是因为这只黑山羊么？我为什么打消了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才决定了的复仇呢？

你在秃子家门口下了马。你拴马的时候只是把笼头往木轮车上一搭：你决心哪怕在细节上都决不留情。你踩着盘上的牛粪往秃子家包里走时，你本想踢得牛粪乱飞，可是你没那么干。复仇用不着小气，你想。你想像着怎么温文尔雅地跟秃子老婆说“我要找你家男人办点事”，然后就把那家伙引开他这个无耻的家。你想像着怎样和颜悦色地把秃子领到诺本汗·忽都格那儿，然后逼秃子跳井。

你扶着他家那难看的红漆门，你记得吗那时你犹豫了一阵。你看着门和毡包背后那片秋营地；金波如染的草地上黄灿灿耀眼。这是蒙古大草原呀，是我们那么热爱过的地方。我们在这块草原上流了多少汗水，挖了多少井打了多少圈，而今天我要和这块草地上的一个秃子掐架来啦。但是你别转念你就想到了这层毡子里护住的秃子，想到了那句诅咒额吉的话。“你额吉是牧主崽子她父亲死了让人扔

在她门口你喊她额吉你算什么知识青年？”——这是秃子的话。这千真万确是秃子的话。你猛地一撞那扇红漆门，闯了进去。

秃子醉眼惺忪地猛揍那黑羊呢。

秃子老婆是队里牧主巴依拉的三女儿，全队女人数她又丑又肥。秃子老婆正痛哭着披头散发地跪在地上，她的两手死死揪着黑山羊的尾巴。蒙古包里趟踩得稀烂踢踏得一塌糊涂，秃子紧扣着小帽，正狠狠地揍那羊。“嘿！嘿！”他揍得正来劲，揍得痛快放肆随心所欲。那头黑山羊疼得眯上眼睛，躲着醉秃子的雨点般的拳头，耸着扁耳朵，瘦羊脸已经被揍得发红了。“嘿！嘿！嘿！”秃子猛揍不停。秃子兴奋得满面油珠，两只单眼皮黑紫眶的眼睛灼灼闪亮。

“咩~~~~”那黑山羊惨叫了一声。

你看见秃子快活亢奋，你看见秃子纵欲放胆地跳了起来。秃子的牧主老婆（她才是他妈的牧主呢）恹恹而墨墨地嚎叫着，死死抢夺那只黑山羊。你在看见秃子老婆眼中扫来求救无援的目光时，你没有等秃子老婆开口哀求你帮助你就冲了上去。你一把捉住秃子的领口，你把秃子拖着，一直拖到门口，拖过门槛扔在包外的营盘地上。

秃子的小帽滑稽地滴滴溜滚开了。

你吃惊地看见了秃子一毛不长的剥了皮的嫩鸡蛋般的头皮。你看见秃子那牧主老婆也吃惊地睁大了眼：你在刹那间判定她也从未看见过这颗头。秃

子只爱惜这颗头；不，秃子只爱惜自己的戴小帽的形象。秃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嚎啕哇哇哇呀呀呀的大哭，秃子在营盘上拚命打滚沾了一身湿羊粪球。

那只黑山羊跌跌撞撞地冲出来。

你看见那黑山羊撞在秃子身上，秃子在你注视下一把掀翻了那羊。你盯着看着，但你看不到清楚，你不知道秃子是怎样弄死了那只瘦骨嶙峋的黑山羊。

他家不是个好牧民，后来你这么想过。

他家羊瘦，他家羊群里的这只黑山羊瘦得皮包骨。那天在金黄的秋草地上你只是这样稍微地想过一瞬。

你还烦躁：你没办法朝这个废物复仇。

那不过是一件小事

早快忘啦

不，不是在登高峰攀登古长城石垒砖包的断墙的时候。不是在人生中那种弓弦铮铮细响、不是在自己觉得如同一羽冬雀在凛冽中鸣泣的时刻。不是自己感觉自己刚刚道别、被昨天过去抛弃如同孤儿的瞬间。那只是在一处比一件小事更平常的小坡小故之上——

你听见生命之束突然断了一根。

清晰地响着，它断了一根。

你那时心里浸过一片宁静。你不愿承认那宁静中有什么伤感，因为你觉得自己正体验着博大的温柔。你看见小山坡上黄昏正在静谧地染红着野草，

山峦在红重的暮色中黯淡沉入，像一片起伏不止的晚秋傍晚的草原。

（额吉我描述你讲述你，描述讲述得人们烦躁而轻蔑。以前我总是小孩打架般地狠狠骂人们。可是在今夜——在这个寒冷的北京之夜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了：真的，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一年复一年地描写一个蒙古老太婆描写了那么久那么多页纸手都写酸了心都写累了但是我还顽固地写着呢？

为什么？回答我：

你在此世的彼岸。我们中间隔着一片草原，无数丘陵无数城市，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为什么呢？

从古城废墟朝南进山，能有一整天看见人间美景般的阴麓草坡和蓝松林。走在阴麓能看见峻险的危峰巉岩下安放的白毡房，运气好在那儿能喝上酸凉的马奶子和看见蓝白眼睛的美丽的克烈部落的姑娘或是乃曼部落的少妇。我那时还年轻——中国人好像营养不良长得慢；那年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可是还必须承认太年轻——我走惯了北麓的蓝松林，不加考虑地蔑视在这里借用草场放牧 *kara* 的土鲁番维族人。

土鲁番 *kara* 是纯正地道的职业牧羊人哈萨克送给那些黑污肮脏、因为配种不得章法而毛片杂驳的羊群的绰号。

他们粗壮的方下巴上咬着根粗粗的莫合烟。他

们披着脏得辨不出颜色辨不出用什么布缝的大黑绒袄。他们嘲笑或者自嘲地微笑着走来了。他们无所谓地踢踢着山道上的硬石块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地走过来了。他们扬起粗哑凶恶但是绝对男性味儿十足的莫合烟嗓子轰赶着花斑黑脏的土鲁番 *kara* 走过来了。

他们朝着我走过来了

黑羊和黑羊挤撞着。不讲理地蹭挤着我，抢了窄窄的山道。黑羊漫潮般从我两侧涌过去。

kara，黑色。

黑是突厥语天山两麓最高贵的颜色。黑汗王朝就是 *kara* 汗王朝。一位学者坚持认为不能把 *kara* 汗王朝译成黑汗王朝，是因为突厥语的 *kara* 远比汉语的“黑”饱含着华丽高贵的语感。

可是我看不见黑的山羊

净是黑绵羊

土鲁番 *kara* 是一种棕黑黄褐的细毛绵羊

我汹汹地挡住路

我逆着黑绵羊细毛羊杂色斑驳混乱的 *kara* 朝山坡上走着

那些维吾尔人突然唱起歌来了！

阳光在天山极顶击出闪电般的白炽。在这一瞬间我的观点改变了。维吾尔哪怕她再穷愁潦倒哪怕她无业可务哪怕她的羊群黑脏并不是高贵的漆黑——维吾尔只要扬起歌声他们就占领了世界

世界是你们的，维吾尔的歌者们。

我想要一个，娶一个哈萨姑娘
我又怕你整天拾牛粪

我想要一个，娶一个维族姑娘
我又怕你整天骑在毛驴儿上

我想要一个，娶一个东干姑娘
我又怕你整天想娘家

我想要一个，娶一个汉族姑娘
我又怕你整天吃白菜

噢——依呀呀噢依呀哈！

噢——依呀呀嘿依呀哈！

我不怕你，不怕你想娘家呀

我只怕你，只怕你吃白菜嘿！……

那一天我傻笑不止。那一天我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按规定走路。我傻笑着跟着他们，我转身下了山坡可是我并不知道。我鼓起嘴扯开喉咙，我拚命帮着那莫合烟嗓子歌者唱副歌。“——噢——依呀呀哈！——噢——嘿依依呀哈！想娘家呀！嘿嘿哎依胡大！——噢——吃白菜！”

那一天天山阴麓也很晴朗，凉习习的山涧风拂过枯败的松针柏叶以后再拂入人心。那一天我心肺

透明，一直到深腹丹田都是松香味儿搅合的清润。有一头旱獭子窜出来蹲在岩石上，那家伙身材巨大比内蒙古旱獭大三倍，那只黄羊般大小的旱獭痴愣愣地盯着我们不逃不跑。三个维吾尔快活地跳起了邀请舞：收腹闪胸小心翼翼地陪伴着空气中看不见的姑娘。邀请舞优雅旋转，黑羊群狼吞虎嚼。三双包铁皮头打三角铁钉的大皮鞋一击一打，山道上火星丁当地响着中亚音乐之节奏。我迷迷糊糊似醉似痴跟着他们走，我也舞蹈起来（原来真正的舞蹈是这样诞生的）用我的球鞋使劲踩那些神妙响着的火星。我们四个人（三个维吾尔汉子和我）使着眼色挑逗勾引那只欣赏中的獭子，但是它那畜生它不过来。我痴痴迷狂跟上他们下了山，在山脚的一个避风处我跟着他们钻进了一个石块垒墙松枝搭顶的窝棚。

那窝棚里卧着一只黑山羊

啊多么美好的往事，你青春的往事

那时缺乏意识

丢失多残酷

人生的丢失原因是因为罪恶么是因为强大的规律的扳扭么是因为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济步伐艰难么是因为你不是宠儿么？

一切仅仅因为你缺乏意识和感应之力

你没有看见——美，正向你伸出手来
后来——

后来你要跋涉如蹈《古兰》警告的火狱

后来你要攀援无坡无坂的高度

它以死寂和无限冷冷浇灭了你

浇灭了你坚守的童子之热情

后来你愈走愈深那城市的水泥大漠

还有铁色千里不毛之中仅一条小径

如无物之阵，十面埋伏。

第十一面是反叛是你的血肉之躯的背叛

远方来信。更不堪的是远方那沉默的注视

她们使你更疯狂

黑山羊在遥遥天外咩出了一丝绝望

为了证明——

为了相信——

为了残存苟且的最后青春——

为了让千年屈辱的族类在同一瞬间辉煌哪怕仅
仅获得如同出一口恶气般的快感

你拾起生锈的月牙斧

投入万马驰骤般的杀伐和掳掠侵略

你不再避开咝咝作响的蛇信子

你以天山东部古尔班·宝格达三位银发神明的
冰冷严酷和人心只能刹那获取的美，迎接十面埋伏
的敌阵

迎接你血肉之躯的背叛

迎接突厥语感中的黑色淹没，迎接kara

归途已断——

你想念你的家

你心中落下了阵阵泪雨

从看了那部《车夫》以后，他养成了这个恶癖。他总是独自一人盯住镜子里的自己，在独室里大声地自问自答。那电影里的车夫总是对着镜子愈说愈凶，在冲撞起来的一刹那拔枪就打。那车夫有四枝手枪，包括大枪筒的左轮和连发的自动手枪。

他迅速消瘦了。

他疲惫不堪地趴在床上。他绝望地喃喃着不知所云。东京的楼海厦洋波浪滚滚，一直漫涌连着晚霞烧红的天际。工作工作工作……学习学习学习……他只用了三个月就干完了全部工作，只花了一个月就腻烦了这学了半辈子还学不完的习。电视机是黄蓝色的；这架黄蓝电视是从一个垃圾站拣来的。拣（？）来的？偷（？）来的？驮（？）来的？反正是在半夜更深漆黑无人的时候，他悄悄地蹬自行车到了那个垃圾点。他牢牢记着人在急疯的时候和拔山之力：他一把就捏起来那架垃圾电视把它搁上了车架子。

电视里有个黄蓝脸的美国小伙，那美国哥们正在爬大楼。用一套特殊装置扒住楼角，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往上爬。电视记者问：请问您爬了几座大楼啦？回答说：这是第八十九座。记者在直升机里探出头又问：请问您为什么专爱玩这个？美国小哥们说：我爱玩这个碍你什么事啦？记者盘旋着问：请问您是不是对社会不满？回答说：我爱玩爬大楼碍你什么事啦？记者俯冲下来不依不饶：请问您是否认为这